



■ 阎汝山

人生五彩缤纷，人生复杂多变，人生喜怒哀乐，人生沉浮跌宕……

人的一生究竟应该如何度过，才能称得上不枉此生，这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息息相关。如果我们一筹莫展地看待

人生，人生肯定阴云密布；如果我们开心快乐

地看待人生，人生一定阳光灿烂。

人的一生充满幸福和悲怆、成功和失败。其实，世间万物就看你以怎样的眼光去看待，喜和忧只是事物给你带来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心情而已；好运和霉运就像事物的两面，只有不会领悟人生的人才会极端地把它们对立起来。如果失望和沮丧使你偏离既定的目标，陷入精神的土牢，那么，你何不换一种方式，从生活中汲取人生的甘露呢？

人生是一种修炼，是寻找幸福的过程。虚度的人生往往会使一个人在其年老时感到懊悔与羞耻，

人生随想

而充实的人生则会让一个老人即使面对死亡心里也坦然。

也许，你的人生道路上有过这样的经历：一个错误、一个过失，或是一个挫折使自己陷入难以自拔的煎熬中。如果说这样，请务必立即调整思路，拨开眼前的迷雾，去寻找生活中的阳光，因为失败和逆境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我们每天仍必须前行。

经历一次磨难，就如同度过一个黑夜后，会迎来一轮朝阳，迎来人生的起点。磨难使人充满智慧，使人变得坚毅，使人丢弃骄傲。

人生是一杯苦酒，有苦难经历的人很容易对这句话产生共鸣，而我们也只有喝过这杯苦酒，才能品味到它的醇香和浓厚。

一位哲人这样说过：走好每一步，这就是你的人生。

是啊，人生之路说短也短，因为你生活过的每一天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；人生之路说长也长，因为它是你一生意义的诠释。

梦想起航

■ 姚怡冰

2017年的最后一个夜晚
你我互道了一声晚安
期待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
心中都充满了希望

再见，2017
你好，2018
灿烂的阳光又照进了梦乡
时时不忘心中存有梦想
第一天就将所有的路线规划
我要绘出无限美好图画
将绽放的希望用心涂饰
期盼日后再不心伤

校园里仍书声琅琅
钟声在为未来敲响
用文字无法形容
我们内心无限的希望
那是新时代最绚丽的光
明天
让我承载梦想起航



■ 孙玉霞

一条狭窄坑洼的小街，树影斑驳，人潮涌动。这是一条小吃街，按照和儿子的约定，我们来挑选他最喜爱的美食。从街头一路颠簸来到街尾，儿子才找到最想吃的炒凉粉。

我们又来到鸟市。鸟笼摆放整齐，就像我们住的阁楼一样，翠绿的鹦鹉、灰色的鹩哥在其中蹦跳嬉戏，并不寂寞。

卖鸟的老者从躺椅上站起，神态悠然淡然，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小铁铲，底

■ 厨人

钓鱼，其实是闲人的事儿。忙碌于工作的人，他也想去钓鱼或者玩点别的什么，可是总没有空闲。有的人，钓鱼的工具买了很多，偶尔去找一个池塘钓一次，钓上来三五条鲫鱼，就能兴奋好几天，于是呢，逢人即讲自己钓了多少多少鱼，半斤八两重的一定会说成足有好几斤。说得听者也不禁心痒痒起来，大有提竿就走之势。

去年十月去山东威海，和朋友一起在海边钓了十几条二斤左右的鲅鱼。回家来我见人便夸耀，自己一上午钓到了好几十条呢！平时我很少有机会去钓鱼，正像是我打麻将，是不会打，只是不准自己和他人赌。偶尔——一年大概有那么两三次——和老婆娘家人玩几盘，赢钱的时候少，输钱的时候多。

钓鱼麻烦自不必说，且又易弄脏衣服。然而除了钓鱼，细想起来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业余爱好：如今的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，牌不打，歌不唱，舞不跳，在别人眼里就是一

个完人。这不能不说是我的悲哀，因为如此，我少了很多朋友。别人都知道我不喜欢打牌，人不够也不会喊我，喊是白喊。有饭场时说自己不喝酒，很多人都会诧异：饭店的老板怎可不喝酒呢！似乎是开饭店的一定要会喝酒，不但喝而且还得能喝，就如夏天穿T恤、冬天穿棉袄一样天经地义，是必须的。可是我是真的不想喝酒不想抽烟。这种离群索居之态自然利弊昭然，加上我又不懂人情世故，越来越把自己孤立起来。难怪十几年前有一个官人问我这辈子有没有朋友，我回答说有，秦桧还有仁相好的呢，我不至于比秦桧还不堪吧！

现在这个当官的人也许仍然看不上我，我估计他更不会改变初衷与我做朋友，但是，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。我有我的观点，我有我自己的活法，别的人怎能完全明白！说我特立独行也好，说我另类也罢，只要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伤害到谁，我就活得坦然，谁爱怎样说就怎样说。既然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太阳下，谁都会被别人说，当然，你也可以去说别人呀。

约定

部是镂空的。老者把铁铲伸进鸟笼底部的沙层中，一粒一粒过滤鸟粪。接着，又取出一个铁质文具盒和一根细铁丝。他打开文具盒，我和儿子好奇地望去，不禁大吃一惊，竟然是一盒翻滚蠕动的虫子。“自己养的？”我问。老者微笑着点点头，熟练地用铁丝插住虫子送到鸟儿眼前。那鸟移过来啄住扭动挣扎的美食，细细品味。

老者与鸟儿恬淡的生活，令居住在闹市的人向往。

单位门卫大爷也喜欢养鸟。大爷心

善，怕那鸟形单影只寂寞，有时便把鸟笼打开。鸟儿像恋家的孩子，并不飞走，寂寞了，便在院子土堆里扑棱着翅膀晒太阳，或踱着方步到处闲逛，饿了就返回它小小的家。

鸟与人之间建立的信赖与忠诚让人感叹，让我想起了几年前与朋友的约定。

那时杨柳依依，花儿吐芳，两个长发飘飘的少女相遇并成为知己。一个喜欢刘墉，一个敬慕徐志摩，在青软的草地上接受一次又一次心灵的洗礼。

几年后，我们不得已离别，互相叮

嘱一定常联系，一定常相聚。然而之后打电话、见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。

想到这，我拿出手机给久未重逢的她打电话。“什么事？”电话在我几乎要放下时接通了，冰冷的话语、不耐烦的语气。我高举的手臂不觉沉了下去。

是什么冰封了我们的约定？或许，是时空把我们相隔于冬夏。

一群麻雀从房顶掠过，不知飞向哪里，或者去赴与谁的约定了。鸟儿会捎去我的心意吗？我想，我依然会在这里等你。

